

新华社记者 杨汀 邓敏

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在日本有一本名为《8.15》的月刊,主要刊登日本二战老兵或战争亲历者反省和回忆战争历史的文章,至今已跟随其编纂者——“日中友好8·15之会”走过56个年头,总发行超过660期。

从2004年起,日本侨报社把每年12个月的《8.15》装成合订本发行。日本战败72周年之际,“日中友好8·15之会”代表干事冲松信夫和日本侨报社社长段跃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讲述了中日民间共同回忆战争历史和以史为鉴的愿望。

翻开最新合订本《2016的8.15》,第一篇便是冲松信夫执笔的文章。文中冲松对安倍政府制定新安保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提出严厉批判,称之为“回归明治的危险动向”。文章配图上的安倍被换上了纳粹服装,贴上了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今年92岁的冲松信夫是原日本陆军负责本土防卫的特攻队队员,1945年日本战败时,他刚20岁。战后,他成为日本埼玉县的一名高中教师,教授“社会”科目,战争经历一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75年,冲松加入了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牵头成立的“日中友好前军人之会”(“日中友好8·15之会”前身)。该反战团体的宗旨是反省日军战争罪行和致力于中日友好,《8.15》就是其会刊。

过去40多年,冲松一直作为成员参加团体活动,每年为会刊投稿两至三篇,内容包括

坚守历史的正义——记日本和平反战月刊《8.15》

他本人的战争经历,对日本为何走上战争道路的思考,如何反省历史、推动中日友好,以及反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种种危险动向等。“我们作为亲身体验过战争罪恶的前军人,拒绝战争并积极致力于铲除战争的根源,积极与近邻各国尤其是中国推进友好关系。”冲松回顾起“日中友好前军人之会”的创立宣言和反战活动历程。

冲松也承认,随着前军人和战争亲历者渐渐离世,战争历史正面临“风化”的危险,而政府却在“使日本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府还煽动朝鲜和中国“威胁”论,渲染周边环境恶化,民众意识也受到了影响。

2011年,在“日中友好前军人之会”成立50周年之际,该团体正式更名为“日中友好8·15之会”。

谈到更名的原因,冲松说,“一则因为前军人不断去世,需要吸纳更多反战人士进入,二则因为‘8·15’一般被日本人视为屈辱之日,但我们认为,‘8·15’其实是日本重生之日”。

据介绍,“日中友好8·15之会”现在吸纳了很多年轻人,包括教师、学生、公司职员等。“在安倍政府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致力于推动修宪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坚持创立宣言中提出的宗旨,与政府的错误方向作斗争,保护和平宪法。”冲松对记者说。

20年前,当时还是留学生的日本侨报社社长段跃中初次听说“日中友好8·15之会”,被这些老兵勇于揭露日军罪行的行为所感动,之后便一直坚持旁听和参加该团体的活动,也见证了他们对政府和右翼势力的批判及斗争。

2004年,已经创办日本侨报社的段跃中想到,应该把尚无国际标准书号、容易散落的《8.15》月刊按年装订成册,并标上国际标准书号,这样就能被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检索和收藏,为保留原侵华日军证言和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留下永久久的资料。于是,段跃中与冲松商议,迅速办成了此事。

除了出版《8.15》合订本以外,段跃中和冲松还致力于搜集日军军人的口述历史和证言、出版单行本书籍。段跃中说,编纂《8.15》杂志和《8.15》合订本寄托着中日民间反战力量 and 友好人士共同回忆、研究战争历史以及以史为鉴的愿望。(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环球语录

有计划

“我想指出,明年大量经济预算将通过削减国防开支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缩减我们给陆军和海军更新装备的计划。我们将完成国家国防订单并制定新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5日表示,虽然明年国防支出将减少,但并不影响俄武装力量更换装备计划。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预算数据显示,2017年俄罗斯国防支出预算为2.8万亿卢布(约合469亿美元),比2016年减少1万亿卢布(约合168亿美元),而2018年的国防支出预算会进一步削减约1000亿卢布(约合17亿美元)。根据俄武装力量换装计划,2020年前俄军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比重应达到70%。

有能力

“伊朗有能力迅速将(核计划)恢复到协议签署前的状态。”

——伊朗总统鲁哈尼8月15日在德黑兰发表演讲,暗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出台制裁措施,伊朗可能会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鲁哈尼当天在伊朗议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政府深知制裁无效,所以才回到谈判桌上,与伊朗讨论核问题。今年以来,美国借口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等对伊朗追加多项制裁。尤其是美国在伊核协议签署后未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这使伊核协议对伊朗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郭济 辑)

8月13日晚,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罕见播出了一部披露侵华日军罪恶行径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将这样一段注定无法被尘封的罪恶往事呈现于日本社会面前——

直视人间的“鬼”

梁 凡

在总时长不到1小时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中,NHK首次披露了由苏联在1949年对12名日本731部队战犯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录音和保存在俄罗斯的数百份相关资料,播出了由731部队前成员在当时的法庭上亲口说出的证言。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又称石井部队,是专门从事细菌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在二战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731部队用于人体细菌试验,其中包括中国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在菲律宾被日军抓获的美军战俘也曾经被用于试验中。他们被当作“材料”,残忍地用于包括活体实验在内的各种惨绝人寰的生化“研究”当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731部队的罪恶行为,甚至其存在本身在日本国内竟难以为人所知。有人将其视为关于那场战争的“传说”,在一些右翼分子那里,731部队干脆就是被编造出来抹黑日本“光荣”的工具。而那些罪大恶极的前731部队成员、甚至是领导者,也都“奇迹般地”逃过、或只接受了与其罪恶极不相称的非常轻微的惩罚。

流亡的种子在二战甫一结束时就已埋下。

1945年8月10日,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猛攻。当晚,731部队疏散撤离工作开始。为了毁灭731部队基地存在过的痕迹,日军用氰化物处决了基地中剩余的所有“实验材料”,并试图用炮轰、炸药炸的方式摧毁基地建设。

尽管费尽心机,但在匆忙中731部队未能将自己的罪恶存在全部抹去。时至今日,

尽管凶徒一时得脱应得的惩罚,尽管战后日本政府一口咬定“缺乏资料”不愿正视和承认,但在731的罪恶面前,仍有勇敢的日本人选择聆听从良知的召唤。

在日本,对731部队的讨论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在1958年刊行的《日本的黑雾》中,就曾怀疑前731部队成员可能是当时一起银行毒杀案的凶犯。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1981年森村诚一系列作品《恶魔的饱食》的问世,731部队的细菌战与人体试验问题又得到高度关注。

不久前,66岁的日本名古屋市退休教师神谷则明决定将其父神谷实口述的731部队见闻出版。1940年,神谷实在731部队中当炊事员,后被派往管理用于人体实验的俘虏。

在此之前,神谷则明已经在日本国内向公众宣讲神谷实的口述故事长达20余年。虽然他曾中风以致右半身不遂,需要以轮椅代

“那简直是非人的行为”

在NHK从俄罗斯获取的长达20多小时的庭审录音中,既有关东军军医部长的认罪,也有亲手参与杀害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军医和士兵的认罪,十分完整地展示了当年731部队如何制造毒气弹,如何进行人体实验,如何对女性实施残暴蹂躏的罪恶事实。

片中,731部队军医西俊英供认,他们曾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用风扇对活体实验对象猛吹,残忍地人为制造出冻伤效果;隶属该部队的仓员称,曾亲眼见证5名被当作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中有3人手指指节变黑脱落。曾任部队第一部部长的川岛清说,作为731部队的“研究成果”,日军在中国数座城市至少散播了3次细菌武器。他们将细菌投入水井或蓄水池,到处散播感染鼠疫的跳蚤。在一个关押了

一笔肮脏的交易

731部队的遗存建筑物还留存于哈尔滨郊外20公里处;而731部队的大量核心成员及“研究成果”,也为苏美两国获得。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随后的东京大审判中,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竟完全未被提及,其成员更未得到什么惩罚。

这与一笔肮脏的交易有关。

2005年,研究731部队历史数十年的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在美国国家档案发现了一份1947年的美国陆军部内部资料,有力证实了这场交易的存在。

这份资料中写道:“据悉,苏联手上只掌握了一小部分石井部队试验的信息,而任何关于战争罪的起诉都将把相关信息公之于众,因此应该避免将资料公开,以保护美国的国防和安

直视人间的“鬼”

步,口齿也不清晰,但仍坚持不断开讲,目的就是为了让日本民众认清历史真相。在神谷则明的宣讲之路中,曾屡遭遭到右翼人士斥责和警告,在学校举行的讲述会,也常在快要举行时因“有人反对”为由被叫停。

除了行事事出高外,促使神谷则明决心出书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来日本在危险的保守之路上越走越远。

最近10年来,每到“8·15”临近,日本一些电视台都会制作一些与“二战”有关的专题片或者电视剧,但此前日本各大电视台都“心照不宣”地集体关注两件事:“太平洋战争”和“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轰炸的国家”,通过不厌其烦地描述战争的惨烈和被核弹袭击后的景象来渲染战争的可怕,同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形象。而与

3000名中国人的收容所里,日军在馒头里注射细菌后给他们食用,然后放走所有人。

“战争原来是这样的残忍……是绝不该发生的事。我时常在想,那简直是非人的行为。”曾是731部队少年队员的三角武说。

除了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披露,这部纪录片还第一次在日本国内揭示了这场犯罪行为中的责任主体——当时的日本高校。

731部队最多时有3000人,其中很多是来自日本全国各所大学的医学家,他们在731部队中被称为“技师”,是生物武器研究的中枢力量。这些医学家们以“预防疾病”的名义,直接从大学被派遣到中国进行“防疫活动”。甚至前731部队士兵须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资料中,NHK的记者找到了全部供职于731部队的医学研究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三角武也提到,“731部队有药学博士,理学博士,聚集了各界的权威”。

全利益。”此外,该资料还透露了美国曾经从731部队手中购买实验结果的事实。

1949年,苏联政府在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罪行进行了单独审判,12名战犯分别被处以2年到25年徒刑——庭审记录即为此次NHK所播出纪录片的内容。而时任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把这次审判称为“错误的共产主义宣传策略”。

在日本国内,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日本政府即获得了赦免战犯的权利,回到日本的731部队领导者和参与者因此轻松逃脱了全部罪责。

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战后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诊所,1959年因喉癌死去。731部队的部分成员在战后多年甚至占据了日本医学会董事会的位子,很多成员成为了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或在医科大学任教……

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像强征慰安妇和劳工、南京大屠杀以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等侵略罪行,却集体“失影”“失声”。只谈自己的“苦难”,却不提及导致这一切的罪恶根源,纵然再是高喊“反战”,却也只能沦为空洞字眼。

在NHK的731纪录片播出后,有日本民众表示,现在正处于日本的盂兰盆节,许多娱乐节目都在做虚构的灵异话题,而我们应该直视历史上真实存在于人间的“鬼”以及他们犯下的罪行。

不过,冥顽不化者仍在。

8月15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一次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自费献上“玉串料”(祭祀费),来自自民、民进两党的共63名议员当天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上,安倍连续第5年未提及日本的加害责任,未对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也未使用“不战誓言”的措辞……

毕振山

截至8月15日,“毒鸡蛋”事件已波及欧洲17个国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等国销毁了大量可能被杀虫剂氟虫腈污染的鸡蛋。尽管多个国家的相关部门表示此次“毒鸡蛋”中的氟虫腈对人类危害不大,但欧洲民众还是“谈蛋色变”,对欧洲食品安全普遍感到担忧。而相关国家和欧盟在此次事件中暴露出的推卸责任、效率低下等问题,也饱受各国民众诟病。

匈牙利国家食品链安全局8月15日宣布,该局实验室工作人员在4批次鸡蛋中测出氟虫腈,其中1批次来自德国,3批次来自波兰。虽然这4批次鸡蛋中的氟虫腈残留量均未超过规定标准,但当局依然对其予以查封并采取相应措施。另外,匈国家食品链安全局当天还从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获悉,一家匈牙利公司从德国进口的一种冷冻的蛋制品含有氟虫腈,当局决定从市场上召回这种冷冻食品。

至此,受到“毒鸡蛋”事件波及的欧洲国家已经达到17个,另外16个分别是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奥地利、爱尔



链 接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12名被告

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大将,劳改25年。
梶塚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劳改25年。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劳改25年。
佐藤俊二,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劳改20年。
川岛清,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劳改25年。
柄泽十三夫,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课长,劳改20年。
西俊英,教育部长兼孙少支队长,劳改18年。
尾上正男,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劳改

12年。
平樱全作,100部队研究员,劳改10年。
三友一男,100部队队员,劳改15年。
菊地则光,731部队海林支部卫生兵,劳改2年。
久留岛祐司,731部队林口支部卫生兵试验员,劳改3年。
除劳改刑满得到释放的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之外,高桥隆笃于1952年脑溢血死于劳改中,柄泽十三夫于释放之后自杀,其他人们都在1956年底回到了日本。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毒鸡蛋”令欧洲难堪

兰、意大利、卢森堡、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丹麦和瑞士。为了防止“毒鸡蛋”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等国已经将大量受污染的鸡蛋从超市下架。荷兰则扑杀了数十万只鸡,并逮捕了涉案公司“鸡之友”的两名负责人。

此次事件无疑将欧洲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不过对于“毒鸡蛋”的危害性,多数国家却认为并不严重。如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机构称,“毒鸡蛋”中检测出的氟虫腈含量较低,对成年人不构成威胁,但可能危害儿童身体健康。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也认为,这些“毒鸡蛋”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非常低”。然而,这些官方的疑辩并不能打消消费者的顾虑。在消费者看来,如果鸡蛋都可以被污染,那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呢?即使此次氟虫腈的含量不足以威胁健康,谁又能保证下次不会有更严重的食品问题呢?

的确,此次“毒鸡蛋”暴露出来的问题很难让欧洲民众放心。氟虫腈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有中度毒性”的化学品,欧盟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将其用于人类食品产业链中的畜禽。但此次事件中氟虫腈的使用范围之广,使用时间之长,让人怀疑相关企业是否将欧盟法律当回事。而欧盟的食品和饲料快速

预警系统等机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有效监督也不得而知。此外,“毒鸡蛋”事件曝光后欧盟至今无所作为,只是定于下月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其反应能力、办事效率也难令民众满意。

除了欧盟之外,相关国家推卸责任的行为也为令民众寒心。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是最早发现“毒鸡蛋”的三个国家,并分别在7月20日、26日和31日将此事通报给了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但比利时食品安全局承认,他们早在6月初就发现了从荷兰进口的“毒鸡蛋”,结果没有上报。而据比利时农业大臣德尼·迪卡姆称,荷兰早在去年11月就发现鸡蛋中氟虫腈超标一事,同样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今年6月26日比利时要求荷兰提供其境内可能存在问题的氟虫腈供货企业情况,结果荷兰7月13日才给予反馈,延误了时机。荷兰方面则对比利时的指责予以否认。

一面是成员国政府的“喊冤”,一面是消费者的不满,不知欧盟将以何种方式为此事收尾。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毒鸡蛋”事件将成为欧盟食品安全簿上的又一个“污点”,在欧洲民众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制造长期的隔阂。

中国共享单车进入泰国大学校园

8月15日,在泰国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一名学生使用ofo小黄车出行。

中国共享单车品牌ofo小黄车近日进驻泰国市场,首批6000辆ofo小黄车将逐步投放至泰国多所高校。

新华社记者 李芒 摄

大千世界

波兰迎来第15届“饺子节”

当地时间8月15日,波兰克拉科夫,当地迎来第15届饺子节,吸引成千当地人、游客和饺子爱好者参加。波兰饺子和中国的很相似,都是折出很多只角,再放汤煮熟。馅料通常有两大类,一是咸饺子,有薯蓉、肉末、蘑菇、德式酸菜馅料等;还有甜饺子,馅料主要是酸牛奶或是水果,如樱桃、草莓、蓝莓等,而最受欢迎的通常是奶酪酸牛奶饺子。

(东方IC供图)

自称感觉“不太疼”

美国男子铁钉扎心自驾去医院

什么叫“扎心”?美国男子柏格森日前的遭遇想必令其深有体会。

据美联社8月16日报道,家住美国威斯康辛州佩什蒂戈市的52岁男子柏格森今年6月在家钉壁炉框架时,遭遇了意外。他手中的射钉枪突然发动,但射出的铁钉未能钉入木头,而是被反弹进了柏格森的胸腔。

由于感觉“没有那么疼”,柏格森检查

了伤口后决定不叫救护车,自己开车前往19公里外的医院。抵达医院后,他还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等,甚至抽空给妻子发短信让她送件衣服来。

然而,医生给柏格森拍片检查后,就算是这位“真汉子”也得吓出一身冷汗。经诊断,钉子不仅射进柏格森的心脏,而且离一条主动脉只有约1.6毫米,他堪称与死神擦肩而过。

(乌兰)

英国一小学有164对双胞胎

“走在校园里,眼睛就像有重影”

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该国一所小学在今年新学期迎来了13对双胞胎,这让有纪录以来曾在该校就读的双胞胎学生数量达到惊人的164对之多。

据报道,这所名为圣帕特里克小学的学校位于苏格兰地区因弗克莱德行政区。在过去10年间,圣帕特里克小学每年平均有14对双胞胎入学。当地教育官员说,因弗克莱德可能是苏格兰双胞胎入学最多的

地区,“如果我们是全国最高,我也不感到意外”。

尽管在外人看来十分有趣,可满校园双胞胎难免让学校的老师们有点“眼睛跟不上节奏”的感觉。圣帕特里克小学副校长马丁·布伦南说:“每年看到数量可观的双胞胎从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们都会感到惊讶。走在校园里,眼睛就像有重影。今年也不例外。”

(阿康)